

北川县文史资料选辑

第 四 辑

政协北川 县 委 员 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目 录

北川羌族之崛起	陈中光 (1)
白草河流域的羌族人民	刘世毅 (7)
北川的少数民族教育	萧天崇 (11)
曲山的变迁	王建唐 (15)
古军事要地——开坪镇简说	王清贵 (20)
薛绍世的遗闻轶事	母广源 (23)
民国时期北川兵患轶事	孙寒青 (39)
忆彭锡古格杀监犯概况	张成森 (44)
围捕匪首胡元忠纪实	陈中光 (45)
李琳烈士生平简介	何 泽 (48)
传统的中医带徒	张道发 (51)
北川县一九四八年中西医梗概	刘志成 (54)
北川县一九四二年夏令卫生组织及其主要活动	刘志成 (57)
和平纸厂建厂始末	车学文 姜定舟 (60)
北川邮电通信的重要时刻	何大海 (64)
北川小寨子沟自然保护区	田兴茂 (66)
民国时期北川县的政区演变	陈中光 (72)
川西北最大的古战场遗址——永平堡	王清贵 邓天富 (79)

北川羌族之崛起

陈中光

(一)

北川古为《禹贡》梁州之域，在秦灭巴蜀前为蜀国地，地处四川西北部岷江上游地带，原为冉駹聚居之地。

据文献记载：早在公元前四世纪末，在岷江上游两岸，已有氐、羌族的存在。公元前三百一十多年，秦惠王派张仪、司马错统一巴蜀后，在岷江上游东岸，从今松潘经茂汶东部、绵阳及温江两地西部，包括今灌县、彭县一带置湔氐道。秦末汉初，羌人在这一带农垦、游牧，渐而定居。后发展为冉与駹两个部落或部落联盟。岷江上游一带，在古代有冉山和駹水。冉山所在，今已无考，但唐代在茂州都督府下，所置的羁縻州中有冉州冉山县，可知冉山在茂州附近。至于駹水，《华阳国志·蜀志》记：汶山郡有“沫水、駹水出焉，多冰寒，盛夏凝冻不释”。駹水是沫水的支流。冉駹因此得名。冉与駹同为氐羌族，由于居住相近，习俗相同，相沿日久，就逐渐形成一种民族。

《华阳国志》：汶山郡有“六夷、羌胡、羌虏、白兰、九种之戎”。此指岷江上游一带广大地区，是冉駹夷散居之域，其中羌人占有相当比例。《后汉书·南蛮西夷传》：“冉駹夷者，武帝所开，元鼎六年以为汶山郡。……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史记》：汉武帝平西南

夷，“南越破后，冉駹等皆震恐，请臣”。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以冉駹为汶山郡。《水经·江水注》：分蜀郡北部，置汶山郡。领五县：绵虬、湍氏、汶江、蚕陵、广柔。北川为广柔县地。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除，并隶蜀都，为北部冉駹都尉。后来，北周置北川县，属北部郡，唐贞观八年（公元634年）置石泉县，属茂州，永徽二年（公元651年）省北川县入石泉县以来，县西北一直为羌藏民族聚居之地。

北川羌族的来源，据《羌族史》引《羌戈大战》的传说：属于岷江上游羌族系统，是从我国西部迁徙而来，他们最早居住在西北大草原，因战争及自然灾害，迫使羌人迁徙到松潘、茂汶一带，又受到茂汶境内“戈基人”的侵扰。经过战争打败了戈基人，继在这里繁衍生息，从事农牧业生产，后来人口增加，势力壮大，羌人阿巴白构的长子渴巴住格溜（茂汶县），次子昔查住热兹（松潘县），三子出扞住夸渣（汶川县）、四子出主住波洗（理县薛城）、五子木勒住慈巴（黑水县）、六子日格住喀书（绵池）、七子骨夷住尾巴（娘子岭）、八子娃则住罗和（灌县）、九子尔国住巨达（北川县）于是羌人布满了岷江上游地。

北川羌族，名曰白草羌。《万历武功录·白草风村野猪窝诸羌列传》：“白草者，石泉诸羌也”。“东路生羌，白草最强”……。所谓白草青片二羌，在于县境西北部有白草、青片两条河流，凡居住白草河流域的羌民称为白草羌，在青片河流居住的羌民为青片羌。因白草羌人众势盛，统称白草羌，或石泉诸羌。

(二)

据道光《石泉县志》：白草羌在明初为十八寨，万历年间为二十八寨，清代编户为四十八寨。其领域东至马头岭汉地界距县城一百三十里；南至开平镇汉地界距县城一百里；西至青片乡距县城一百八十里，北至呷竹土司界距县城二百一十里。

青片羌有上五族，下五族，上隶叠溪岳土司，下隶茂州何土司，唯中有十一寨隶石泉。其领域东至北草奥盘背，距县城一百九十里；南至黑廷头汉地界，距县城一百五十里；西至茂州界，距县城三百里，北至松潘界，距县城三百七十里。

北川羌族人口在古籍中很少记载，明以前未查到，明以来记载亦少。同时，随着战乱及灾害等原因，人口时增时减。据《羌族史》：嘉靖二十六年（公元一五四七年）何卿征剿白草番时“州县荒歉，枯禾遍野，百姓死亡相继……。坝底河西风村等十一寨永平河东北草等十七寨，周数百里，男女四千余人，相率来降。”明神宗万历六年（公元1579年）。“白草羌又起事，都御史王廷瞻等发大军攻击，风村十七寨，野猪窝十八寨共四千四百二十户，男四千二百五十六口，女四千一百三十八口归附”。

清道光十年《石泉县志》记载：白草河东河西青片等寨番民共三千九百九十四户，男一万零二百四十人，女九千三百二十五人，男女共一万九千五百六十五人。

又据民国二十一年《北川县志》记载：清嘉庆二十一年

(公元1812年)白草河东河西青片等寨番民共三千五百九十四户，一万九千五百二十二入。

建国后，羌族人民喜获解放，翻身作主人。生活和医疗卫生条件不断改善，人口相应增长。据去冬今春普查民族成份结果，全县有羌民39722人，占总人口的26.48%。目前，青片河流域的坝底区所属的青片、白什、马槽，坝底、墩上，白草河流域的小坝区所属的小坝、片口、外白、桃龙、开坪、小元，以及这两条河流与湔江交汇处的治城区所属的禹里、青石、治城、漩坪、南华、白泥、金凤共十八乡已经省府批准，先后成立了民族乡，占乡(镇)总数的一半以上，幅员面积达2226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72%。

(三)

历代封建王朝，视少数民族为洪水猛兽，一贯采取歧视、镇压和消灭政策，实行武力统治。他们“加派重兵，分区扼险控勒，镇慑番夷，俾沐汉化”，妄图以武力镇压和安抚欺骗的反革命两手，加强反动统治。如在明代，为控制北川五十九寨番民，在县内就设有堡十九个、墩十七个、关五个，并驻重兵防守。在坝底堡设提督指挥一员，官兵快六百九十三人。二十五里至石板关，二十里至石泉堡，各兵一百九十人，二十里至白印堡官兵一百八十七人，十五里至青冈堡，兵快二百五十人，五十里至石泉县，设提督指挥一员，兵快二百五十人，五十里至曲山关，民快一百零一人，至此分两路：上路四十里至观子堡，兵快一百六十一人，三十里

至平通堡，官兵快一百二十三人，三十里至徐坪堡，兵快八十九人。下路：曲山关二十里至擂鼓坪堡，兵快一百二十五人，二十五里至后庄堡，官兵五十一人。（见《羌族史》238页）与此同时，动辄以种种罪名举大兵武力镇压羌人，明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都督何卿以“白草羌自称皇帝，并封李保将军，黑杀总兵等职”为由，率锐卒九千人，与张时彻分三路进兵：一由龙州、一由石泉、一由坝底。何卿乘雾直驱走马岭，大败白草羌，“擒渠数人，俘斩九百七十有奇，克营寨四十七，毁碉房四千八百，获牛马器械储积各万计”（见道光《龙安府志》卷五《武功》）。为了加强防卫，增设了双溪、大鱼、永平、奠边诸堡，并以“革抚尝、断茶、永塞八龙之路”以相威胁。致使白草地区“坝底河西风村等十一寨、永平河东白草等十七寨，周数百里，男女四千余人，相率来降。许其送子读书，岁输粮蜡为编氓”（见《明史·何卿传》）。明神宗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白草羌又起事，都御史王廷瞻等发大军攻击，风村十七寨，野猪窝十八寨二千四百四十户，男四千二百五十六口、女四千一百三十八口归附。岁输菽粮二斗，黄蜡一斤。明赐白帜一幅，村寨中以为标志（见道光《龙安府志》卷五《武功》）。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因白草羌曾以粮助杨柳羌为乱，兵备使周嘉模欲出兵，白草羌请降，除岁贡黄蜡一斤，赋菽粮二斗外，“请益菽粮三斗，示不复为羌也”（见《明史·王廷瞻传》），到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已定“走马岭一带为十村，由平一村以至十村也，射溪一带为八村，自一化以至八化村也，村立一长，长即旧番碑之号”，（见道光《龙安府志》卷五《武

功》)。

此外，在经济上对羌、藏民族横征暴敛，税捐多如牛毛。计有所谓蜡粮、盐税、茶课、斗捐、壮丁费、烟酒税等。剥削压榨得羌民衣不遮体，食不饱腹。流离失所，外出帮长工、打短工，以维持生计。

由于北川是直通松（潘）、茂（汶）到达藏区的要道，明清王朝把这里作为进攻藏区的基地，进则围剿镇压少数民族，退则筑关设堡防止少数民族出来，对少数民族实行宣化和经济封锁，强制“改姓易俗”，达到汉化。因此有些羌、藏同胞，长期违心的当汉族。近几年来，党和政府根据国务院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公安部和国家民委《关于恢复或改正民族成份的处理原则》的规定，实事求是地恢复和改正，开始得以落实民族政策，由于民族压迫的历史原因，少数民族的风俗、语言长期被压制泯灭。即使这样，羌族同胞至今仍顽强地保持着许多反映本民族意识特点的风俗习惯。如信神树、角角神、白石头神；吹奏羌族风情的唢呐，唱羌族民歌，玩高脚狮子，跳锅庄舞；婚嫁做歌堂，死后火葬或石棺葬；男性穿羊皮褂，打黑绑腿，穿大脚裤，女性包白、青色帕子、捆花围腰、戴耳环；男女都喜欢穿毡衫和麻衫；在羌族老人中还操羌族语言。

解放以来，在县委、县府的重视和领导下，已发展民族党员562人，占全县党员总数的13.4%。培养和提拔民族干部458人，其中县、区级干部21人，乡级干部42人，年青有为的少数民族干部正在不断成长。生产不断发展，生活相应提高，医疗卫生条件有明显改善，羌乡呈现一派繁荣景象。

白草河流域的羌族人民

刘世毅

北川县的湔江，有两大支流。其西北支流最长，自松潘境内的化子岭大雪山，流经白羊、片口、外白、小坝、开坪、到治城西北，称白草河。白草河的少数民族称白草羌。“松州边防志”把白草羌称为生羌，明初年十有八寨，万历年间为二十八寨，清朝编为四十八寨。根据地在片口白草河，开坪镇为界，人口约五万多人。

在商代的时候，羌人在开发祖国的西北高原，都是被奴隶主政权压迫的少数民族。在生产斗争中，在反抗奴隶主的斗争中，周人、羌人和藏人早就打成一片。到后来当周代奴隶主掌握政权后，又把曾经作为反抗商纣政权同盟军的那一部分踢开，进行民族压迫。迫使这部分羌族人民到白草河来插占为业。

到了明初清末，五百多年，由于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高度发展。羌族地区和中原的关系更加密切，和汉族人民接触更多，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大量输入，大批铁匠、铜匠、裁缝匠等进入羌族地区，农作物品种也不断输入，过去羌族人民以青稞和小麦为主粮，到了明清时代又增加了玉米和马铃薯等。文化上影响也很大，由于羌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因此，这时羌族人民便以学习汉文作为自己提高文化水

平的重要途径，羌族人民奉行汉族的农时和历书，汉族民间赶庙会的风俗也在羌族人民中流行起来，特别是在明清五百年间修建的庙宇为最多，如大佛寺、火神庙、三星庙等，其它如服饰、婚丧仪式等无不受汉族的影响。

明清两朝统治者对羌族地区连年用兵，羌族人民纷纷起来反抗。羌族人民不仅和封建王朝的民族压迫开展斗争，同时向族内的贵族的残酷统治开展不屈不挠的斗争，给贵族统治阶级以致命的打击，迫使统治阶级不得不暂时减轻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和剥削。这时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得到了缓和，人民得到了安定，生产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这种缓和是暂时的，民族矛盾和阶级剥削并没有结束。在一度时期，由于当时的封建统治者根本不过问人民的死活，人民生活又极端困难，羌民为了生存不得不在首领白什尔的带领下向外扩张进行抢掠，当时明政府便派将军何卿带兵进行征剿，羌族人民以白什尔为首领进行抵抗，战争从嘉靖二十三年到二十六年，经过三年时间，攻下营寨四十七座，捣毁碉房四千七百八十处，后乘大雾从皮猪寨攻破走马岭，白什尔被杀，俘斩九百七十多人，凡十二岁以上的男娃均被斩杀。走马岭河、走马岭，羌民世代纪念你，难忘的走马岭。羌民为了纪念为羌族人民的生存流尽最后一滴血的白什尔——走马三郎。便在走马岭修一座走马庙，白什尔的像塑在正中，左手牵战马，右手拿长矛，以白什尔服刑这一天每年的六月二十三作为纪念日。羌族人民经过这场战争后人口下降一万多人，大部羌民都愿投降。清朝政府又革除原来的摊派项目，减轻了群众的负担，这样农业也有一定的发展。随着农业的发展，人民生活也比较安定，人口也逐步增加。羌民性耐饥

寒，向来垒石为屋以居，其高如塔。内分数层，人居其中，货物储藏在上层，牲畜关在下层。自何卿征服后，白草羌族，都拆卸了旧日碉楼仿汉族建屋居住，长期以来与汉族住在一起，互相通婚，亲密无间，从此西北也比较平静了。明政府便在安林、永平堡设土司一人，任命李世选为永平堡土司管辖白草河。到康熙年间，因羌民以含冤莫伸，告坝底堡土司，经查明后连永平堡土司一并撤销，石泉就再没有设土司管少数民族了。这给土司统治以致命的打击，促进了改土归流的顺利进行。从此结束世袭的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是羌族在对外关系中的一个特征。在上层统治者看来，百姓愚昧，文化落后，宗教迷信的盛行，最有利于他们的统治，他们不希望百姓和外界有更多的联系，事实上很少的对外联系也紧紧控制在上层人物手里。

和內地的贸易主要是运盐、铁、日用品、生产和生活用品。改土归流的完成，农民生活比较安定，羌、藏、汉的关系更加密切。如到内地开号口如“广胜号”、“义胜号”、“九成号”等。但是这种民族压迫并没有结束，封建统治者的捐税，仍然多如牛毛。大概在1918年，北川县长任延培，要白草河的人民除了其他捐税外，另加枪支款一项，期限一月。当时遇到群众坚决抵制，任延培便勾结绵阳军阀赖新辉，派金德贵来征剿。战争经过一个月打死人民数十人，烧毁房屋数十间，金德贵便趁火打劫，这就是有名的金德贵打起发（就是抢劫）。当时的统治者仍然将小坝视为番人之地，人们外出不敢说当地，这种歧视一直延续到一九四九年解放。解放后羌族人民在党的光辉政策的照耀下，才永远摆脱了被奴役、被歧视的地位，同全国人民一样自己掌握了自

己的命运，成了国家的主人，开始了民族平等、团结、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新时代。

此稿的一些历史情节由蔡长方、白绪昌供给材料，刘世毅整理。

北川的少数民族教育

萧天崇

自古以来北川属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全县五区两镇，其中民族区三个，民族乡十八个，占62·1%；全县总面积为2867平方公里，民族乡面积为2309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80·5%；总人口为149805人，少数民族人口为51627人，占总人口34·5%，其中羌族45873人，藏族4923人，羌藏占少数民族总数的98·4%，回、苗、土家、壮、满、彝、等6个民族831人。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1·6%。

各少数民族人民长期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开发建设，共同创造了北川的历史。但是历代封建统治者对少数民族采取歧视压迫和屠杀政策，致使少数民族地区贫穷落后，教育文化极不发达。建国后在党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扶持“老、边、少、穷”地区生产建设的同时，对提高少数民族素质，培养民族干部，发展民族地区的教育文化事业做了大量工作。自1952年成立第一个民族乡政府“北川县建设自治乡人民政府”后，办起了民族小学3所，5班，有学生百余人，教师6人。

1956年自治乡改名为“北川县羌族人民委员会”，民族小学发展到7所，12班，学生246人，教师13人。

1958年更名为建设公社。1981年再次恢复为“北川县青片羌族藏族乡人民政府”。学校发展到9所，13班，440名学生，入学率为87%，教师23人；其中公办教师14人，民师9人。从学生读满五年的普及率来看，1976年招入一年级新生170人，读至1981年毕业时才47人，五年巩固率为27·6%；升入初中19人，双科及格率为6·5%。1984年2月成立了马槽羌族乡，白什羌族藏族乡，墩上羌族乡。少数民族人口6386人，学校扩展到31所，75班，2201名学生，40名教师。

1985年4月又成立了坝底羌族藏族乡，全区五个民族乡，总人口16448人，其中少数民族7214人，占全区43·7%。共有中小学48所；其中民族乡中心小学5所，村、民小学42所，单设初中1所，计127班，学生3412人，占总人口20·73%，学龄儿童2304人，已入学2074人，占应入学的90%；初中生267人。1984年小学毕业263人，读满五年的巩固率为41·3%。全区共有教职工174人；其中小学150人，初中24人；小学公办教师90人，占60%，民办教师41人，占27·3%，代课教师19人占12·7%；文化程度属大专的2%，中师43·3%，高中23·3%，初中25·3%，初中以下6%。全区174名教职工中在1960年参加工作的占20·8%，1967年1月以后的79·2%，外县籍教师占13·3%，外区籍教师25·4%。平均每个教师负担学生19·7人。全区应编教师173人，实际只有153人，而且部分教师不安心工

作，一是办学条件差，教师生活艰苦，少数单位和个人不尊重教师。二是民族地区人口分散，山高路陡，每年霜冻期在150天以上，学生流动大，普及任务困难多。

在办学经费方面早在1951年川北行署《关于民族小学教育事业补助暂行办法》中规定补助标准是：新建完小设备费不超过四千万元，初小三百至四百万元，社教公杂费完小300斤大米，初小50斤大米；教师补助其工资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热天一套单衣，冬天一套棉衣。学生补助书籍文具为原则，分为三等：甲等补助大米200市斤，乙等150市斤，丙等120市斤；一律按市价折款发给。1956年北川县文教科对少数民族地区补助标准：补给自治、建设、独立、尚武村四校学生，伙食费每月每人7.00元，占总人数40%，服装费按25%补助，每年12.00元，书籍文具费每期每人1.00元，医药卫生费每年每人1.00元，少数民族助学金用来解决民族学生求学的实际困难，以不断地发展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

又从1983年起四川省教育厅每年给北川少数民族地区教育补助费十二万元，以改善办学条件为主，照顾师生福利为辅的原则，专款专用，单独建帐核算；先后新修了青片、马槽两所中心小学和坝底中学部分校舍；对全区少数民族学生全免书学费，对寄宿学生每人每月补助2.00元至2.50元生活费。对教师的取暖费由原来的三个月提高到四至五个月。1984年修建白什、马槽中心小学备料65000元，补助各小学和初中维修费31768元，学生补助费和减免书学费20149元，增加教师取暖费1786元，民师及合同工增发山区补贴费1584元，总计支出

120286·00元。

1985年4月又成立了小坝羌族藏族乡，片口羌族乡、外白羌族藏族乡，桃龙羌族藏族乡、开坪、小元、禹里羌族乡。同年底又报批了治城、青石、璇坪、南华、白泥、金凤六个羌族乡。全县18个少数民族乡，共有各类小学182所，占全县57·1%，是建国初的45倍，共有471个班，占全县总班数的51·87%；在校学生11200人，占全县学生50·1%，是建国初的110倍；其中少数民族学生5474人，占在校生的48·9%；七至十一岁的学龄儿童6066人，已入学5474人，占少数民族学龄儿童的90·2%；小学毕业918人，招生1046人。民族地区教师599人，占总数的48·3%，其中少数民族教师164人，占民族地区教师总数的27·4%；民办教师165人，占27·54%。同时还办有完中一所，单设初中2所，小学附设初中班4所，占全县50%；计32班，学生1655人，占全县中学生的42·7%，教师159人，占中学教师43·9%，这些成绩的取得充分体现了党和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的正确领导，是北川历史前所未有的创举。民族地区各类学校的学制、学校管理、教学计划，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均按国家规定贯彻执行。

曲 山 的 迁 变

王建唐

记得1952年暮秋，县府由治城迁县治于曲山。就从那时起，即开始市镇修建，凡三十余年，从未间断。始建成今之市镇新貌。

今日曲山，全镇建筑面积约一平方公里强。全镇一律鳞次栉比的楼房，至少三层，高达七层。街道宽阔。公路四通八达。交通之便车水马龙。市场繁荣，应有尽有。人民生活水准蒸蒸日上。

如我殄列入寰七十又七年，耳闻目见桑梓的事物自然不少。目睹今朝回想往昔，真是慨何如之。同时想到：今之青年同乡，未必知道家乡旧日的凄凉景况，以及前人是怎样从艰辛的岁月中走过来的；所以我要写这篇回忆文字来作个概略的介绍。

旧日曲山场址的迁变

最早曲山叫“回龙场”，场址在“乱石窑”。这地点就是现在粮食局、医药公司等单位建立仓库和宿舍那儿。

后来因泓水季节（一说地震）塌山，大大的塌下一堆山石把全场淹没了。什么时间呢？可惜已无文字记载可供查